



那片柞树
那片椰林

张勇平 著

作家出版社

那片柞树 那片椰林

张勇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片柞树 那片椰林/张勇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4

ISBN 7-5063-2333-8

I. 那…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6803 号

那片柞树 那片椰林

作者: 张勇平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0 千

印张: 9.75

插页: 4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33-8/I·2317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秋天的失落·····	1
玄色泊位·····	17
那片柞树 那片椰林·····	30
老桥单行道·····	83
黑 匣·····	128
电影组长·····	161
死亡诱惑·····	194
作家风尘录·····	225
后 记·····	303



秋天的失落

秋天的早晨，天高气爽。

时针指向7点25分。

尚潇潇推开内科大楼的巨扇玻璃门，手提红色带轮皮箱，匀称的双腿轻盈地踏上公孙树拥抱的林荫路。

她用手掠去垂到眼眉上的一缕卷发，露出细白的额头和若隐若现的双眼皮，过去的岁月在眼眸下勾勒出一道痕，恰到好处地使这张并不十分年轻的脸显得生动、妩媚。

她环顾一下四周，忽然有些惊异地停住脚步，当兵20年了。20年来她第一次发现这座白俄时期的宫殿式建筑群是如此衰老、破旧。

腕上的镀金表发出清脆的“咔咔”声，还有3分钟，班车就要进院了。

她不禁为马上就要到来的令人感动的告别场面而心满意足地吁了一大口气……刚下班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过来，祝贺她终于考上大学，眼睛里再也没有鄙视和怜悯。过去，她见了那种眼神，真想杀人、放火。人嘛！就是虚荣。今天，她非要



把那些翻上翻下的“卫生球眼”，都挖出黑眼眸来……她轻松地闭上眼睛：哦，那场面，太棒了！虽说35岁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年龄，但是，她感受到了生活的刺激。

她又看了一眼斑驳的建筑群，不禁忘形地耸耸肩：“拜拜了，您哪！”

班车准时到达，尚潇潇站在车门正前方。

身着上白下蓝的军人们匆匆拥下班车，分成三股，流向各自的岗位。人们好像没有看到手提行李的潇潇。

满满的院子，忽地空了。空荡荡的班车，轰鸣着退进车库。

她孤零零地站着，像弯道外那座冰冷的水泥柱灯。脸上的兴奋、矜持，得体的微笑变得僵硬、生涩。刚才还露着淡淡得意的双唇失去血色。

秋风徐徐掠过，黄绿、浅褐的心形落叶缓缓飘下，轻拂着她特意换上的白色西服。

萧瑟，出奇的萧瑟。

尚潇潇紧紧咬住喉咙里挣扎着欲喷发出的呜咽，把皮箱重重地摔在地上。满足、失望、喜悦、委屈……20年的获得与失落乱七八糟地纠缠着。她拖着这一切，向大门走去。

戴铭深深陷在沙发里，两只大手拼命地揉搓着浓黑的卷发，浓烈的酒气顺着头发丝向外翻腾着。

“早起喝酒了？年轻轻的，作死啊。”收发刘大爷发着狠。

其实，骂也多余。老人看得出来，戴铭有点醉了。男人若是喝了酒，便不再是原来的男人。

戴铭现在心里有些乱。他不会喝酒，但他知道“一醉方休”的说法。我醉了吗？怎么这么难受？他瞪着眼睛无助地瞅



向敞开的门，高高的鼻梁上暴起一根青筋。老人顺着目光看去：绿荫之中，一团移动的白影。老人恍然叹了口气：“算了，人都要走了，烂谷子陈芝麻，忘了吧！”

“哐”！戴铭一脚把敞着的门踹关上。窗户上的玻璃发出“哗哗”的震响。

老人哑了口。他来这医院看门十几年，知道的事比院长、政委都多。领导是三五年换一茬；“看大门”不是高贵活儿，没人抢，他一直守着大门里的几百号人。别看这是军营。一天到晚发生的事儿，跟世界上哪疙瘩也差不多。

他忽然吁了口气：“要我说，潇潇这姑娘也算挣了回脸，甭管别人说啥，不是也考上大学了。唉！人往高处去嘛，谁……”

戴铭没听见刘大爷嘟哝些什么。他痉挛地绞着双手，紧盯着窗外已从绿色中闪出来的潇潇：右手吃力地拖着红皮箱，瘦削的肩微微向前倾斜。笔挺的白西服裹着她娇小的身材。由于用力，裤线下端交错扭动。

“戴铭，等我们结婚时，来两套白色西服，好不好？”

他心目中还没有摆脱红的海洋：“中国人喜欢红色。俗话说，红白喜事嘛！”

“好啊，你系红领带，我嘛……来件橘红色衬衣，怎么样？”

“就穿军装吧，别人都是……”他不想独出心裁。当时中国服装流行色是黑、灰、黄。

“干吗别人别人的，是我结婚，还是别人结婚？真没意思！”潇潇火了，由于长期值夜班而显得过分苍白的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好鲜艳。



戴铭情不自禁地捏住她嘟起的腮，光滑的皮肤，使他心中荡起一阵激动和不安。他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位摸不透的小护士，像查户口似的扫描了全院的男性公民，他成为她“第一个目标”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一米八十的英俊外表和外科医生的职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有一个在××基地任参谋长的父亲。

黑暗中的潇潇若即若离地依在他胸前。白皙的手恣意玩弄他军装上衣的扣子。解开又系上，系上又解开。飘起的头发触着他刚冒出胡茬的下巴，痒痒的，真刺激。

“哎，听说了吗？又要选送工农兵学员了。”潇潇悄声说着，柔软挺实的胸忽然贴近了，“我也想去上大学。真的，做梦都想。”

戴铭一门心思地把两只大手用力插进兜里，生怕它们会做出不合适的举动。

“喂！听见没有，我不要做护士。”

戴铭感到了那只柔软的手伸到了薄薄的衬衣里。“护士好，医生好，一样的……噢，分工不同。”他有些语无伦次，喉头干涩。

“得了，少来片汤。”她不耐烦地推开他。不一会儿，又把脸贴了上来，“护士太累了，我受不了。找老头子帮帮忙，他说句话，谁还不给面子。行不？”

.....

一种久已忘却的冲动使陷入回忆中的戴铭惶惶地站起来，他怜悯地看着窗外已经有点蹒跚的潇潇：浓密的黑发开始发黄、泛红，原本生动、妩媚的面孔陡然添上几分憔悴。记忆中的酸苦一下子涌动起来……



俱乐部里灯光流泻，春节联欢会已近高潮，狂欢的人群尽兴地玩、乐。两侧的舞台灯，灯光射向观众席，忽红忽绿忽黄地闪烁，有一种光怪陆离的情趣。

戴铭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背后是一片黑暗。妻子雅玉带着三岁的儿子凡凡去游艺室了。大概是为着过节，她换下肥大的军裤和那双平日里只有上床时才能脱的平底压胶猪皮鞋，拿出不知什么时候买来的枣红色中西式上装，藏青色呢裤，黑色高跟棉靴。靴子大，裤腿瘦，使人看着，想起卡通片里的米老鼠。

他漠然地看着老婆那乡里乡气的打扮，觉得有些滑稽，却又笑不出来。如果他的老婆是她——潇潇，她会这种装束吗？

一双纤细的手静静地搭在他的右肩。

“是我。”背后传来一度使他铭心刻骨的声音。

她静静地坐在黑暗中，藏蓝色军装与黑暗融为一体，遥远的灯光投在她脸上，昏黄苍白，一双闪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忏悔的哀伤。

“你？”戴铭感到胸膛里燃起一把火，他似乎又一次看见那个男人在她宿舍里，坐在那张仅属于他与她的床上，用一双保养得极好的手，狂乱地在他熟悉的娇小的肉体上抚摸……他觉得心脏已揪成一团。

“听我说，他答应帮我上大学，他父亲在咱们基地。”身后的声音像浮在空中，空旷、迷蒙。“可他——有老婆，我不知道，真的。你为什么——不帮帮我。”

纤细的手在他肩膀上轻轻摩挲着，莫名的战栗顺着血管在体内膨胀，意志的堤坝开始颤抖、崩裂。恍惚中，他听见了牙齿咬紧的碰撞声，仿佛又看见那双狂乱的手……手心渗出冷汗，透过厚厚的棉涤卡军装。他感到背后是一片温暖的腐殖



土，充满黑色的诱惑。

除夕的钟声响起，奇妙的焰火与轰鸣的鞭炮声混为一体。他猛然站起来，跨进了灯火通明的世界，用一种从没有过的温情，去寻找与他平等的雅玉和凡凡。

尚潇潇呆呆地看着戴铭揽过妻子和他们的儿子，面颊爬下一串孤独的泪水。她没有料到戴铭仍这么“纯”。其实，男人与女人之间不仅仅有婚姻关系，还有爱情关系。后者出于人的情感本能。而婚姻却与人的本身毫无关系，是社会外加的……她真为戴铭可惜：惨了，一辈子陪着个没劲的女人。

她的目光滑过舞池，眼前几乎立即出现个阴沉、木讷的面孔，令人腻透的红鼻子在两只离得很远的金鱼眼中间不和谐地抽动着，稀疏的头发剪成一片瓦，大概上足了油，锃亮锃亮地向人们提醒他那干部处干事的身分。

“噢，上帝！”她闭上眼睛，难道只有这个“大土鳖”，才能给她所需要的吗？

她抽动着肩，禁不住想大哭。

戴铭远远看见了泪流满面的尚潇潇，这个善良的男人忽然后悔起来，感到自己太冷酷、太绝情了……

窗外的尚潇潇离大门越来越近，戴铭清晰地看见一片淡淡的黄褐斑，沿着她双眼下面的横纹排成半月形，他的心猛然抽紧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怜悯溢开：她老了！

感情的浪头在他心里滚了一下，高大略有些佝偻的身材晃了晃，终于推开门，走了出去。

秋风习习，外科大楼的玻璃窗，或一扇、或半扇敞着。三楼正中，二外科一间办公室的窗户却紧紧地关着。



干事华润紧绷绷地坐在桌前，像是根被一点点抽紧的铁丝，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隐约可以看见快要走到大门的尚潇潇。

别了，尚潇潇。他那一兴奋便有些发红的鼻子此刻竟变得有些缺血似泛黄。

办公桌上零乱不堪，一封厚颜无耻的粉红色信封悻悻地躺在桌子上，俊雅而又夹杂着男子汉洒脱的熟悉字体，使华润放松的背又绷直了。他下意識地向四周看了看，抖抖地抽出一张薄纸：

华干事：

我宁愿这样叫你，我们的友情从你做干事起，也在你做干事终。

我走了。谢谢你帮了许多忙。但是，我讨厌你，虽然我毕竟给了你我所有的。“需要”与“爱情”是两种概念，可有的时候又可以合二为一。

忘掉过去，做你妻子的好丈夫。你应该明白，你只能属于那个小山窝里的女人。

拜拜。

没有落款。华润仿佛吃了苍蝇，宽厚的胸膛急促地起伏着，泛黄的鼻子憋得发青。他急急地把信撕碎，扔在烟缸里，怒犹未尽地燃起一根火柴，连信封一起，烧了。

一缕青烟袅袅地飘向天花板，半路上散了。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他真后悔跑到医院做什么干部干事。那时候，他真狂——



这年头的干部干事，管干部提拔、调配，最有实权，等于半个主任。尤其是男人领导女人，大概在心理上又是一种快意的满足，不然他一贯木讷呆板的表情肌怎么突然会动作呢？当然，大概是因为他很快发现了一位很令男人感兴趣的人物。

干部档案中记载：尚潇潇，1953年出生，1968年入伍，未婚，非党非团，从无嘉奖惩戒，却在抗震救灾中荣立过三等功。

登记表右上角有张照片：两只齐刷刷的小辫子平平地向后伸展，灰色檐帽下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鼻梁的弧线从两眉间抛出，轻轻地落在鼻唇间上方，小巧的嘴抿着，一副天真腼腆的神态。

照片大约是十几年前的，当生活中的尚潇潇目光潋滟地站在他面前时，他不禁想到一句诗：

不是你不知道，
只是因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华干事，听说院里要派人参加舰队举办的计算机学习班？”尚潇潇的嗓音很美，不尖、不厚，很有磁性。

他忽然有点不知所措：“你消息很灵通嘛！”

“你帮我说句话吧，我想去。”照片上清澈的眸子里添上一丝风韵，扰得人心慌。

他沉吟着：“这——恐怕要由常委决定。”

对方那有着极深双眼皮的黑眸子睁大了，变成了狭长的丹凤眼：“这点小事，常委即使讨论，也是走过场，关键在你一句话。”声音忽地柔和起来，“帮我一次呗，我有高中文凭，自学过计算机。这次讲授，多好的机会。”垂到耳边便开始向里



弯曲的黑发有些凌乱，眼光流转间增添了蒙蒙离离的郁抑。“我……苦闷极了，连做家务、哄孩子的享受都得不到。除了值班、下班，就是吃饭、睡觉，谁能理解我。我天天烦——烦透了，可又能怎么办？”她停住话头，声音有些哑，“我真想回到妈妈身边大哭一场，可这机会，一年也只有一次。这回，求您了。您知道，我家在C市，离舰队远着呢。”

尚潇潇哀怨、凄凉的神态勾起了华润久违的柔情，鼻梁上陡然飘起一层红晕。大凡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最具有同情心，那张在连队被战士们背后称作“老阴天”的脸豁然晴朗，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在他过去的历史中，“感动”与他是没有缘分的。

屋子里的烟气愈来愈重，华润走到窗前，犹豫了片刻，轻轻推开一扇。阳光柔柔地爬进屋，水泥地划下一条细长的影子。他迅速闪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不想再看见，或者不想被看见的心理困扰，使他喘不过气……

刚把尚潇潇送走，劈头就遭到主任的责备：“怎么搞的？也不请示一下。这儿不是连队，问题要比你想象得复杂，要考虑纵的横的关系。”主任胖胖的手扬起来，“看看吧，年轻人。”

华润接过那一小叠纸。

“计算机是医院现代化服务建设的开端，人员调配应慎重，必须德才兼备。”

“有人长期不安心临床工作，病人反映极坏，而机关官僚主义严重。”

“尚潇潇高中文凭是靠关系混的。连因式分解都不会……”

“尚……”

他没有再往下看，这些措词尖刻的词条肯定来自大楼里悬挂的四五个“意见箱”。刚来时他曾经对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



方法表示怀疑。现在，他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怀疑起来。

主任那几乎被松软的肉褶子埋住的小眼睛闪过一丝宽容：“好了，下不为例，啊？”

他松了一口气，“计算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后悔了吗？没有，起码当时没有。想到那双长时间躺在他手中的柔弱无骨的手，似乎一切都补偿了。

尚潇潇终于去了计算机学习班。每次从学习班回来，都专门给他带回当时最为抢手的“大前门”。他这双卷惯了旱烟的手，捏着秀气的烟卷，很快就觉得似乎抽这种烟，已经几十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也叫起“餐具”、“卧具”来。满嘴的“精神分析法”、“第二性压抑”，使主任的小眼睛眨巴眨巴，常常盯得他心里发毛。

这些“高级”得连华润自己也搞不十分明白的时髦词儿，大多来自他与她的闲聊。敢情“侃大山”也是一种乐趣。连队指导员出身的他，第一次认识到，听别人“侃”，尤其是漂亮女人“侃”，那滋味甭提多美了。面对着那双时而清澈、时而朦胧的眼眸，他那不争气的鼻子总是令人扫兴地发红。他努力使自己的眼神磊落起来：因为脑子里有一些不可饶恕的邪念秽思在翻动。

春夏交替之季，军事院校的招生工作开始了。全基地范围内有一个考高级护校的名额。上级要求后勤各单位进行护士摸底考试，择优录取。

晚饭，他在宿舍里自斟自饮，尚潇潇没敲门，径自走了进来。

“我要考高护。”一句寒暄没有，她两手撑着桌边站着，大低领的紧身衫裹着浑圆的肩，胸前隆起柔和的曲线。

他垂下眼皮。妈的，他受不了脖子下面的一大片白色。真



怪，自己那山窝里的女人为什么胸脯上的皮是黑红的。他懊丧地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因式分解都不会，拿什么考！”一句很恶毒的话在嘴边溜达了一圈，又咽了回去。

“你——”那狭长的丹凤眼亮出了几缕血丝。

他避开对方撩人的目光，“这事儿难度很大。”他想起那四个重新刷过白油的“意见箱”，夹了一片香肠。“咱院百十多个护士，‘大学漏’三四个，院里摸底考试，就把你刷了。何况全基地内百名护士，就一个名额。这可是得过五关，斩六将——硬拼。依我看，你免了吧。”杯子里的酒，还剩下一多半，他猛一仰脖，全喝了。

尚潇潇一下子捂住杯口：“别的事你别管，只要做到院里只去我一人参加考试。”

他惊讶地抬起头，见她仍是那双闪着血丝的丹凤眼，但水光潋潋中暴出果断的神情。

她抽回捂住酒杯的手，半路上抓住酒瓶，“咕嘟”灌了一口，脸上隐隐腾起一片红潮。

灯光下，华润恍恍惚惚看见那片红润正迅速扩大，追及到脖子下面……下面……温存的空气在幻觉中变得轻浮、撩人……他手足无措地去抓什么，手触到的却是软软、软软的……空气变得好困人，醉了吗……真混蛋！他觉得窒息，眼前出现幻觉……忽然，他体味到一种软体动物的轻微悸动……

往日罩在尚潇潇头上的那层神秘的光环消失了，在他眼中，她也成为极普通的女人。男人与女人的事儿就是他与她的事儿，没“高雅”到哪去。他睡了，带有一种大彻大悟的占有者的满足。

清晨，酒醒了。他打开窗户，燥热的空气闯进屋里：夏天来了。他还在得意吗？



当他坐在办公桌前，绞尽脑汁拟“通知”时，才发现他这个幸运的占有者，不过是一个被牵着绳的木偶。

通 知

为了迎接军事院校的招生工作，在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经政治处研究，院领导批准，特做出如下规定：

考生条件：

1. 政治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 工作中曾有突出表现，荣立三等功以上者。
3. 具备十五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现仍在临床工作。

.....

他拿着拟好的“通知”，怯怯地送到主任办公室。

许久，主任从院长办公室出来，“通知”上方赫然增加了两个字：“同意”。

他惶惶地站起来，主任的小眼睛里闪过意味深长的一瞥。

当天下午，名单就报上来了。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123名护士之中，只有尚潇潇一人够条件。

晚上，他去食堂吃饭，老远就看见被戏称为“ $\sqrt{2}$ ”的小个子护士在一大群排队吃饭的人中嚷嚷：“这年头，当官的心全偏了。要不，这两点怎么专门往一人头上落。明摆着嘛，十五年护龄，现在还临床，还得立过功。真他妈会绕，绕出这么个框子，蒙谁呀！”



人群中有人看见他，捅了捅。嗓门更尖了：“来就来呗。院长来了，咱有话也得说，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儿，怕啥！”很窄的肩膀，一晃一晃，晃出来的全是轻蔑。

他没进去，反而退进了黄昏。

事情的发展，连他也感到了尚潇潇那种潜在的能量；全基地只有她一个人参加了招生考试。

考试那天，他去了现场，完全是良心驱使。

在临时用做考场的小礼堂门口，他看见了一位极有气度的人，毛料校官服很随便地裹着那有力的肩，没带领章的领口微微敞着。

两小时后，尚潇潇无精打采地走了出来，华润很知趣地停足不前：因为那个极有气度的人已半抚半拍着尚潇潇的肩头，劝说着什么。一辆黑色“奔驰”驶过，那双保养得极好的手揽过她的腰，迈进黑色暗影里……

烟燎到手指。发出淡淡的糊焦味儿。他拧灭烟蒂，又匆匆点上一支，下意识地数着烟缸里错落有致甩着的几个烟头，拼命在回想：后来怎么了——

她没考上。学校要求的文化水平标准堵死了她的全面进攻。因为是戴帽名额，只好作废。学校非常遗憾，但爱莫能助。

护士们知道了内情，全火了。上告信去了军委，转到海军，最后，有几个人挨了批评。也不过批评批评而已。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别人活得真诚，华润却得……圆滑些。城市当然比山窝强，再混几年，老婆可以随军了。人总得往高处走。但作为一个党性和天良都未完全泯灭的人，他很内疚；对领导、对大家，尤其对尚潇潇。